



# 麻将

万宁<sup>著</sup>

Mahjong

◎麻将◎你面前横着一条河◎英雄远去◎找  
◎流年◎开到荼靡◎疯狂的加拿大黄花

CTS  
PUBLISHING & MEDIA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万宁<sup>◎</sup>著

# 麻将



湖南文艺出版社

CIS |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麻将 / 万宁著. — 长沙 :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404-4764-9

I. ①麻… II. ①万…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56169 号

麻将

万宁著

出版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陈新文 任勇文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http://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裕锦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2011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1000mm 1/16 印张: 16.25

字数: 240,000 印数: 1—3,000

ISBN 978-7-5404-4764-9

定价: 32.00 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8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 自序

请人写序是件尴尬的事。一般的吧，自己瞧不上；仰慕的吧，又怕人家瞧不上。心里不愿意，因拉不下面子，违心地写上一些虚假的美言。读着，脸红。像是被人扇了耳刮子。说来说去，这写序也是两情相悦的事，强求不得，而能求的，只能是自己。

文章是自己的好。这是每个写作者在心里说过的话。不是狂妄，文章如同自己的孩子。我也像很多人一样，以为这世间任何东西可以是别人的好，但孩子一定是自己的好。所以，看自己的小说，常常会陷进去。在写作中，首先就把自己感动了。偶尔回头，翻看过去的，居然不敢相信，这是自己所写。不是别的，是小说中的那些人物。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美的丑的，带着各自的生活动态生活场景聚集在我的笔下。我与他们似乎很近很熟，但又有着距离与陌生。这些人物都纠缠过我一段时间，有的甚至让我走火入魔、寝食难安。

《麻将》里的蓝晓儿，是女人喜欢男人疼爱的那种。美丽善良，至情至性，率真无邪。可是，当善良遇到卑劣，当富有遇到贪婪，当纯洁遇到邪恶，我们无能为力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份美好被人毁灭。以至于小说出来后，我被



很多人质问。还有人推着眼镜，重新打量我，“看不出外表文静的女人，内心如此血腥”。其实，最初只是想写一篇打麻将的小说，可是写着写着就身不由己。打麻将只是个背景，社会问题是核心。小说的结局把很多人弄疼了。不怪我。这篇小说的评论都说：“当现实的差距无法通过正常的途径获得有效的平衡时，一种力图平衡的可怕力量便会推动着人性悄然无声地异化。”我只是冷静地叙述，尽管内心备受煎熬。

相比之下，《你面前横着一条河》里的田小禾，是势利与功利的，但这是职业所需社会所逼。小说的灵感诞生于一个新闻培训班的课堂上。一个又一个的新闻案例，新闻写作课的老师讲得眉飞色舞，唾沫四溅。彼时，我虽眼望老师，思绪已在飞扬，小说的场景一幕一幕涌现出来。我在新闻单位待了二十年，这是份需要激情的工作。新闻摆在那，作为记者，种种理由与原因都不是采访不到的借口。没有借口，只有任务。完成得好与不好，也就成了工作能力的评判标准。残酷与魅力并存。记者常常会遇到一种场面——你面前横着一条河，可是河面没有桥，也没有船，即使不会游泳，也一定要到达对岸。田小禾是位年轻漂亮的女记者，在小说中她总是与爱情有关。关于小说中的爱情，《当代》杂志著名编辑周昌义先生是这样评说的：“这部中篇，让我惊讶的是那种白云一样飘忽的情感，似乎应该是更年轻一代的心思。”

《英雄远去》是留存在我心里的一个梦。很多年过去，心里的英雄一直定格在那。小说中的爷爷是我童年时认识的一位将军，他威风凛凛、声若洪钟、目光如炬。近二十年后，再见时，他已九十多岁，威风不见了，目光慈祥了，言语少了，脸上全是茫然的笑容。当时，夕阳正扑伏在他的肩上，我心里有悲哀涌动。美人迟暮，英雄老去。那一刻，我想一定要把他写进我的小说。

《找》的故事，也许是男人找女人，女人找男人。但也不尽是。人活着，仿佛一直处在寻找的状态之中。小说中的人物寻寻觅觅，却是悲悲切切的。现实的残酷与无聊，以致人性扭曲。小说里有两位美丽的女子，艾悦与成箏。都说女人克服不了情，男人抵制不了色。艾悦贪情，成箏既贪情又贪财，所以，她们一路上跌跌撞撞，至死不回头。心态决定命运。未来是不可预知的，把握当下才是明智之举。

《流年》不是一首歌，它是三个女人的似水年华。在一个叫流年的酒吧里，

出出进进的红男绿女，演绎着一个又一个起伏跌宕的情感故事。故事里的传说，就在我们生活的都市里。网上评论此小说是想通过三个女子的“小世界”来反思人类婚姻这么一个“大世界”。

《开到茶蘼》里的人物，一直存放在我心里。唐可明，肖芸，实实在在的革命战士，共产主义坚定的信仰者。我写他们生命最后的那段岁月。天边已显现曙光，可是身体却等不了。那刻的无奈与哀伤，文字已经苍白。因为是一段记忆，所以两次走进小说的场景里，在曾经的见证人的带领下，蜿蜒的茶山小路，简陋的豆腐房，废弃的开水房，还有那篮球坪与食堂，我一遍一遍地走，在走的过程中，我想接近唐可明，尽量地去感受他。茶蘼是春天最后的花朵。《红楼梦》里说，开到茶蘼花事了，尘烟过，知多少？也许这就是唐可明世界离他远去时的一种心境。

写作《疯狂的加拿大黄花》，是一篇新闻稿触痛了我。一位二十来岁的民工被狗咬了一口，因舍不得几百块钱打疫苗，结果得了狂犬病，死了。对生命的敬重，此刻是悲悯的。这样的案例，在贫困人群中数不胜数。我想在我的国家，为什么这样关系到性命的普通疫苗要收钱？特别是面对贫困人群。写小说的初衷是想改变这一现状。曾经在题记中提到。但小说只是小说，愿望也只是愿望。那些政策的制定者与决策者是很难看到这篇小說的。年轻美好的生命戛然而止，难道要不断地重复，才会引起关注？

琐琐碎碎的，似乎依然未表达出我最想说的。而那些最想说的，一切的一切，都隐身在我的小说里。这不是陷阱，而是真诚的邀请。

# 目录

|     |          |
|-----|----------|
| 1   | 自序       |
| 001 | 麻将       |
| 047 | 你面前横着一条河 |
| 083 | 英雄远去     |
| 123 | 找        |
| 171 | 流年       |
| 199 | 开到荼蘼     |
| 233 | 疯狂的加拿大黄花 |





這是在一九四九年，當時的中國，正是處於一個動盪不安的時期。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許多人都經歷了前所未有的變遷。有人選擇了留在故鄉，而有人則選擇了遠行。每個人的選擇背後，都有一段不為人知的故事。這些故事，有的充滿了希望，有的則充滿了無奈。但無論如何，他們都為了自己的未來，做出了自己的選擇。在那些艱苦的歲月裡，他們用堅韌的意志，撐起了自己的家園。他們的故事，是那個時代最真實的寫照。他們的精神，是我們永遠的榜樣。在今天的中國，我們依然需要那種不屈不撓的精神，去面對生活中的種種挑戰。我們要以他們為楷模，勇往直前，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努力奮鬥。

## 麻將

麻將，這是一種深受中國人喜愛的傳統遊戲。它不僅是一種娛樂方式，更是一種文化傳承。在過去，麻將是人們茶餘飯後的消遣，也是他們交流感情、增進友誼的橋樑。隨著時代的變遷，麻將的玩法和規則也在不斷演變，但它所蘊含的文化內涵卻始終如一。在今天的中國，麻將依然深受人們的喜愛。它不僅是老年人們的熱門活動，也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參與。麻將的流行，反映了中國人對傳統文化的熱愛和傳承。我們應該正視麻將的社會功能，加強對其文化內涵的挖掘和弘揚，讓這項傳統遊戲在現代社會中煥發出生機與活力。



突然恶心。蓝晓儿皱了皱眉。起身去洗手间。牌桌上唐瓷与敏子正在数钱，一晚的战斗果实。蓝晓儿在洗手池里干呕了几下，有种要把胃里所有的东西都吐出来的架势。只是从昨夜到此时，胃里已是空空的了。她掬起几捧水，往脸上抹着。抬头，在镜子里看自己。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眼圈黑黑的，脸色蜡黄，跟鬼一样。其实，蓝晓儿不晓得自己在别人眼里早就是鬼了。赌鬼。因为不晓得，她还想极力掩饰。她总是喜欢把别人想成是瞎子。于是她再次打开水龙头，用手捧起一掌水，拍打自己的脸。她以为经过这般拍打，等会走出去，脸色会好看些。别人会看不出她打了一夜的牌，这张脸就不是赌徒的脸了。

从卫生间出来，见梅红瘫在了床上，这一晚她是最大的输家。这个时候她万念俱灰，蓝晓儿冷冷一笑，拍了拍她，说，至于吗？鬼样，今天输了，说不定明天就回来了。唐瓷与敏子收拾好东西准备撤。梅红躺在那一动不动，蓝晓儿懒得理她，挎起包与唐瓷她们一起下了宾馆的电梯。

天已大亮。太阳当空。街景依然。一切如同昨日。车水马龙，一派繁荣。蓝晓儿有些虚弱，整个人像是飘着，脚步落不了地。蓝晓儿抬起步子想狠狠地

踏下去，可是落地时硬是无力，软软的像中了邪。她有些睁不开眼，面对细细密密的光线。从包里摸出手机。开机。用手遮着，看了老半天，才看清显示：10:09。也就是说，这盘牌局从昨天晚上饭后开始到刚才。到这时蓝晓儿的后悔还不晓得从哪里说起。

说好了凌晨一点散场，可是当时梅红输得很惨，在桌上还向她借钱。打牌人桌上是不借钱的，何况又那么晚了，可是蓝晓儿与梅红的交情还可以，两人除了牌桌上厮杀得不讲情面外，别的方面还可以。蓝晓儿撕不开面子，点了五千元给她。于是又开始鏖战。本来蓝晓儿手气一直还算可以，可是到了后半夜，她硬是挺不住，思维乱了，牌也打乱了，输钱的人便是她了。其实打麻将有时就是打体力与耐力，遇上疲劳与体力不济时，会直接影响情绪与精力，牌势便会倒运。

这晦气一沾上，甩都甩不掉，一张牌，别人刚打，她一打，便是炮。打得蓝晓儿这样一个胆大的人都不敢出牌。然而这炮手像是当定了，纵使你万般小心，却还莫名其妙地一炮两响。蓝晓儿几个小时里，不仅把上半夜赢的全吐出来，还从自己钱包里掏钱。这一掏便是紧掏，就是总是个掏，没完没了。所以，蓝晓儿肠子都悔青了，不该没守时。在说好的时间里散场，既没输钱，还睡了觉。可是因为一时心软，伤了身体不说，到最后晚节不保，成了输家。蓝晓儿这样的情况遇得比较多，每每她都是受伤者，好几次没在规定的时间内结束，却在她输得没几张钱的时候散场，让她生气的是一晚上她一直是赢的，当打到她跌入最低谷时，牌局却戛然而止。而这个时候也往往是蓝晓儿最不想打的时候，可是她却有些不甘，凭什么每次都是这样一个结局。

其实一场牌局就是一场竞技，应该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输了，总是没完没了地拖延，是不公平的。牌局是瞬息万变的，这个时候输了，过一会牌势又会大变，输的成赢家，刚才的赢家又成了输家。正因为任何时候都存在着输赢，而且在不断地变化，什么时候结束，输与赢都会有所不同。而如果规定了时间，就公平了。尽管牌桌上有规矩，赢家不能喊走。但蓝晓儿她们毕竟又不是职业的赌博佬，要打出个输赢恐怕太难。于是，这几个女人也想明白了，总有个输赢，何必要去熬夜，于是常常在打牌前，一致同意打到一点就散场。可是，昨晚梅红输得太多，她没喊不打，大家也有点不好意思，于是就耗了下来。凌晨

两点多的时候，蓝晓儿感觉脸上的肉，一会绷紧，一会是麻麻的，像有极小的针头刺在脸上，细细的密密的，夹杂着凉意，同时瞌睡也不时袭来，心脏的跳动也有些紊乱，每每这个时候她便有心疼自己的心，想这是何苦，要这样折腾，可是坐在桌上又有些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感觉。

蓝晓儿开着她的丰田刚刚起步，她哥蓝可的电话打了过来，开口就问，怎么一夜关机，家里也没人接电话。蓝晓儿用肩膀夹着深红色的三星手机，一条坠着韩国娃娃的链子在肩边晃荡，开着车，她对着前边的路说，哥，你烦不烦，你妹总有点私事，我三十三了，总该有男朋友吧。那边停顿了一下，缓和了语气，但依然充满怀疑，说，你要真与男朋友在一起，你哥就不急了，哪天带给哥看一下。蓝晓儿还是那语调，你烦不烦。蓝可在电话这边都感觉到妹妹正皱着眉头，所以他用舌尖舔了舔嘴唇，把还要说的话咽了下去，说，你过来吃中饭吧，你嫂子炖了乌鸡。蓝晓儿这个时候哪有胃口，看着嘈杂的人群，她按了下喇叭，懒洋洋地说，不来了，还是你们自己吃吧。说得蓝可心里不是滋味，对这个妹妹他不知要怎样来疼爱，一直以来，他们之间，他永远是热的而她却是冷的。有时他想，就是一块石头，焐也焐热了。可她又不是老婆，是可以换的，她是他在这个世上唯一的同根同脉的妹妹。本来他们是住在一起的，可是自从他结婚后，妹妹便开始吵着寄宿，然后上大学，大学毕业后，就硬是不肯与他住在一起了，为此他一个人到父母的坟上忏悔过好多次，他在父母面前检讨自己没有照顾好妹妹。

蓝晓儿回到自己一个人的家。一套哥哥为她买的两室两厅的房子。一进家门，她便把家里座机的电话线拔了，再关了手机，泡了一桶康师傅坐在八楼封闭的凉台上嚼起来，她还在冰箱里找了一根火腿肠。打麻将也是项体力运动，一圈又一圈地摸牌打牌，着实累。所以，蓝晓儿的饥饿来势汹汹，吃完这些，她又迅速地啃下一个苹果。她伸了伸还算是细的腰，打开水龙头，清洗自己。完了，便与世隔绝，进入到她的昏睡中。

外边的世界很热闹。十八岁的山里姑娘贺明明正坐在一辆开往A市的公车上。她说不上自己是什么心情。她来市里，是来接受捐赠的。一行有六人，由他们学校年级组长李老师带着。贺明明今年考了五百九十八分，上了一本线，她学的是文科。她想学地理专业，不想学习师范类的地理，想做一名能在地球

上行走的地理专家。想法归想法，她如今根本就没有钱去上学。这次来，是接受都市报的助学活动，李老师告诉她，有人捐助了她。她不敢去想自己从别人手里接过那沓钱的时刻，她有一点害怕，害怕看到别人施舍的眼神，担心那刻自尊的崩溃。她努力不去想，可是又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那上面。在心里，她骂过自己好多回，没钱又死要面子。每骂一次，她的嘴角便会浮现出一丝无奈的笑容，此时，她正对着车窗外慢慢接近城市的风景那般笑着。一起来的同学开始感叹城市的繁华了。也难怪，他们都是来自四百公里外的山区，从小到大几乎没出来过。贺明明就是第一次来A市，她觉得像她想象中的城市，房多、车多、人多。她有些许激动与兴奋。

晚上住进报社安排的宾馆。一进房间，有同学大惊小怪的，说，床单与被子怎么能都是白的呢，多不吉利呀，像家里那些戴孝的人家。他们正说着，服务员进来送早餐券，他们又捻着早餐券研究着，并七嘴八舌逞能地说着自己能想到的，服务员淡淡一笑，转身碰门，竟然丢下一句：土鳖。这晚，贺明明躺在被子里，总想着“土鳖”二字。

第二天，助学仪式非常隆重。有电视里才能见到的节目主持人，有很多领导，一些煽情的环节穿插在其中，好多人眼里噙着泪或者泪流满面。高潮被一轮一轮地掀起，那些受资助的贫困学生一波又一波地上台拿到助学款。与贺明明一起来的同学也都拿到，可是贺明明坐在那只是为别人鼓掌，为别人感动，没人理会她，李老师到后台问了几次，说她的资助人无法联系。她如坐针毡，原本细细的汗珠在热闹的氛围中竟然不能遏制地大淌特淌。有泪涌了出来，贺明明低下头去，她想自己怎会心酸委屈，没有就没有，干吗要哭，要上学自己去挣钱。越低头，泪水越是回不去，贺明明只能起身，她几乎是冲出会场，差点被一辆疾驶而来的白色丰田撞上，幸亏一声急刹，接着那车绕过她，快速地停进车位。

蓝晓儿昏睡了近十二个小时。刚开机，电话就打了进来，她在报社工作的同学思缤猴急火急地开腔了，晓儿，你还是人吗？怎么能开这么大的玩笑，那个山村女孩都过来了，就坐在会场，你居然玩失踪，舍不得那五千元就说，有什么了不起。接着，蓝晓儿只听见啪的一声，电话挂了。

天啊，居然忘了这事，难怪思缤会生气。那天她看都市报，贫困大学生的

档案，一个叫贺明明的女孩，没了父亲，与母亲、姐姐、姐夫及姐姐的两个孩子一起生活。她所居住的那个村，是在罗霄山脉的一个大山里，平均海拔一千六百米，村里的习俗是女人当家。如今她家是姐姐当家，姐夫是上门的，而她的另两个姐姐却嫁出去了。她克服了巨大阻力，才上完高中考上大学，她向家里保证，一定会自筹学费，一定要上大学。旁边配了一张照片——她站在炭窖前，表情艰涩。照片说明，说贺明明同学为了筹措学费，整个暑假都在山里砍柴烧炭。看得蓝晓儿心一软，想都没想便给思宾打了个电话，说这女孩的学费我全包了。当时思宾还嘲笑她，说，你这个小姐终于良心发现，自己是多么奢靡，想平衡一下自己？蓝晓儿气得咬牙切齿，想我至少用善良的心付诸行动，你思宾天天拿稿费不看见去资助别人？她还来不及回嘴，思宾的警告又冲进电话，这是不能开玩笑的事，说了赞助就要赞助，你现在后悔还可以。气得蓝晓儿迸出一句：我操你妈。那边思宾哈哈大笑，收了场。

可是今天却坏了大事。蓝晓儿从床上蹦了起来，胡乱地穿了件衣就冲出家门。在路上，她把电话再拨过去，思宾没好气地说，助学会就快结束了。蓝晓儿说，我就到，你帮我稳住了那女孩，别的事等会解释。

蓝晓儿冲进会场，思宾正好向她走来，说，那女孩不见了，刚才还在这。她们找到李老师，李老师问他的那些学生，都说刚刚还在呢。不急，也许她上卫生间了，一会就出来。李老师要她们坐下来等。

活动进入尾声，颤动人心的旋律依然缠绵着会场。赞助者觉得尽自己的能力做了件善事，高兴，光荣。被赞助者尽管心情复杂，但已解燃眉之急，上学的梦想成真，多少还是有喜悦的。不相识的人，在这样一个场合，相互帮助。还有，那些衣食无忧的人，在这里听到看到这些渴望上学的孩子生活在如此贫困之中，升起同情的同时会滋生出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满足与对老天的感激对朋友对亲人的感恩。这是个让人升华的地方。

蓝晓儿看到许多人在与那些贫困学子交谈，她莫名地不安起来。想自己的迟来，是不是伤了那个女孩，她是不是以为我是在唬弄她，我是在沽名钓誉。因为那红榜里有资助人蓝晓儿的名字。开始蓝晓儿是不同意用真名的，思宾说，你做件好事都不敢用真名，你还有什么是真的？说得蓝晓儿一时语塞，就由她去了，现在想来是中了她的计。思宾呀，思宾，还同学呢，从来就只有她对自

己使坏。

坐了一个小时，人都走光了。却还是没看见贺明明。蓝晓儿有些生气，想至于吗？我就是迟了一会，又不是不来，这样不招呼一声就走了，要清高，就别读书，回家嫁人或烧炭去。思缤看了看蓝晓儿，说，晓儿，这向你瘦了，干吗呢？恋爱了？蓝晓儿一脚踢过去，说，你病坏了吧，动不动说别个恋爱了，像讲奉承话样，咯里咯么多细妹子，听着，还以为我嫁不出去。她这样凶思缤的时候，贺明明被李老师拽着站到她们面前。蓝晓儿注意到自己骂思缤的狠劲吓住了贺明明。不等蓝晓儿讲什么，思缤站了起来，说，明明，你去了哪？我们急死了，以为你生气了。她拍着明明，又拖着蓝晓儿，向贺明明说，这是你的资助人，因为工作原因耽搁了一点时间。

站在一旁的蓝晓儿把手伸过去，说，对不起，让你久等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贺明明一直只敢低着头，她耳朵里乱哄哄的，当她的手被眼前这位女人握住时，只觉得那手怎能那样细软，她忍不住看了一眼，手指纤纤，粉红色的指甲上描着点点梅花。再看自己的手，粗粗壮壮，指甲缝里有残余的炭灰，在她那白嫩的手掌里那指甲里的黑特别显眼。

思缤让蓝晓儿与贺明明在都市报印的一张单子上签字，就完事了。蓝晓儿说，为了表达自己迟到的歉意，中午请吃饭。思缤拍手，说，太应该了，杀富济贫在哪个朝代都是高呼的口号。

吃过饭，买过单，李老师他们要回乡下。思缤让蓝晓儿把钱给贺明明，蓝晓儿陡然拍着自己的脑门，从挎包里拿起一绺红色的钱包，向众人展示几张薄薄的百元票，说，呀，糟了，我的钱昨天打牌输掉了。这话一出，李老师与山里那帮孩子一惊，一副愕然的表情。贺明明的脸猛然就白了，如同伸手被人捉住。倒是蓝晓儿一脸无所谓的样子，在钱包里捻出一张长城卡，向思缤扬了扬，说，还好，有卡。接着向贺明明说，你等会，我到对面取钱给你。说着就横过马路跑向自动取款机。思缤望着她摇头，对李老师说，她就这样，没心没肺的，不过你放心，她会对这个女孩负责的，一是她有的是钱，二是她心肠好。

贺明明有些闷闷不乐，想自己怎么就碰上这样一位资助人呢。在马路这边透过玻璃，看见蓝晓儿面对取款机有些焦躁不安，手指不停地按着那些键。于是思缤冲过去，就看见蓝晓儿在向思缤耸了耸肩，举着那张取钱的卡。



一会儿，她们一起走过来。对贺明明说，卡平常没注意与手机分开，消磁了，取不出钱。一句话，贺明明的脸一下子就通红了，她难过地望着李老师。蓝晓儿看着红脸的贺明明，想要脸红应该是我呀，她脸红干吗。她对李老师说，你放心，我绝不会赖了明明同学的学费，四年我都包了，这个取不出，我回家拿存折去取。思缤也说，你们放心，晓儿一定会给钱的。一时，蓝晓儿也奇怪，怎么就怕别人不相信自己有钱呢。说着说着，李老师对贺明明说，你干脆明天回去，我们再晚就赶不上车了。明明望着老师摇头，李老师说，放心，有都市报记者和这位好心的小姐，没问题的。蓝晓儿对李老师的信任非常感激，说，你放心，明天我一定送她到车站。

思缤灿烂着笑脸跟李老师那帮人挥完手，转身对蓝晓儿说，就你会折腾，我不陪你，我要去准备稿子。接着，她把一名片交给贺明明，说有事与我联系。说着便拦上一的士，走了。

刚才的热闹好像没有过。那些资助的人，被资助的对象，在一瞬间又回归原位。报社看上去像是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可是在做这些好事的过程中报社的便宜也得了不少。活动一直在被全程报道，内容牵动着读者，报纸的影响渗透到市民的各个层面，而作为活动的策划者与执行者，都市报社会部主任思缤扮演着推波助澜的角色。一年一度的助学活动，摊子越铺越大，赞助的学生越来越多，资助的金额也越来越上规模，从以前的几十万到现在的百来万，思缤他们要的是热闹与读者的关注，作为中间人，每一批资金都登报，向社会公开。每年大张旗鼓办的助学活动，媒体用它的表现形式把这一公益活动推向高潮，看上去受益的是受资助的贫困学生，其实报社也是赢家。一路走来，有报道内容填了版面，有读者在关心，甚至投身其中。看着思缤扬长而去，蓝晓儿不晓得自己是她一颗下完的棋子。

蓝晓儿带着贺明明上了一辆白色的丰田，明明认出来了，就是这辆车，刚才在门口，差点撞着她了。她看蓝晓儿是一点都不记得了，她抿了抿嘴，沉默地坐在后边的座位上，把头转向窗外。

蓝晓儿把贺明明带回家，说，今晚你就住我家，我是单身，你放心住，没有不方便的地方，吃的用的都可随便。说着把她扔到家里，自己拿了存折去取钱。

晚上蓝晓儿带回了肯德基，与贺明明一起吃。贺明明显得拘谨，蓝晓儿为表示自己其实也是可怜人，便对她说，在我这，真的可以随便，告诉你，我是孤儿，五岁时父母就死了。这话果然起作用了，贺明明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眼里的戒备柔软起来，她环顾四周，还是有些不相信，一个孤儿怎么能过上这般殷实的日子。蓝晓儿笑了笑，说，你大学毕业，几年后也一样能过上我这样的日子，女人一定要读书，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贺明明还是有些不相信，她用手指在空间划了一下，说，这些都是你自己赚的。蓝晓儿说，当然。蓝晓儿没有说，自己有一个会赚钱的哥哥，其实她是依附着哥哥才过上这衣食无忧的日子。你真了不起。贺明明感叹着。

蓝晓儿有丝丝的满足。其实她一直在游戏人生。上大学时，哥哥蓝可一定要她学医，学了五年，她一点兴趣都没有。毕业了，在医院只是混日子。她一直游移在医学外边，尽管上学时，每门功课她也能打到七八十分，可是她心里对这份职业没存热爱。她的父母是医生。她记得那天早上，父母带着她坐上了一辆车，是爸爸的一位朋友派来的车，接爸爸到另一个城市给别人做手术。听大人讲，手术蛮成功的，所以晚上大家还在一起举杯庆祝。可是在返回的路上，一直在睡梦中的蓝晓儿在一声巨大的碰撞声中醒来时，她就失去了她在世上至亲至爱的父母。当时她是躺在父亲怀里的，爸爸紧紧地搂着她，他额上的血一滴一滴地滴到蓝晓儿的脸上。母亲在一边也是一脸的血。司机也趴在方向盘上。蓝晓儿一个人从车里爬出来，在漆黑的夜里放声大哭，可是根本就没人影。直到第二天才被人发现，一车人只有蓝晓儿活过来，而且没受一点伤。车是司机开着冲出了路基，翻到一个四米深的土坑里。

那年她五岁。有一个在读大一的哥哥，与她相差十三岁。从前父亲抱着她在众人面前，总是乐癫癫的，说这是上帝送他晚年最好的礼物。其实当时，父亲还不到五十。因为父亲如此宠爱妹妹，当哥哥的极为失落，读中学时就早早寄宿，大学后更是很少回家。即使这样，父母也很少打电话，要他回家看看。蓝可想，他们是有了一个小的，就不要他这个大的了。

那天他被父母单位的车接到出事地点，看见蓝晓儿一脸的血，无助地缩成一团，喉咙哭哑了还在那抽泣，当时他麻木木的心陡然间迸裂了。他可以受伤，可是他的小妹晓儿父母的心肝怎么可以伤痛成如此模样。他冲了过去，搂

着她，忍不住哇哇地大哭。蓝晓儿居然知道他是哥哥，边哭边喊，哥哥。一声比一声凄厉，蓝可答应着就觉得这声音撕心裂肺，心底的痛顺着经脉四处流浸，他只能搂紧怀中的晓儿，让她平静让她觉得有哥就安全了。旁人都在感叹，老天睁睁眼吧，可怜可怜这对兄妹。父母对他们就这样撒手了。哥哥蓝可也就是在那刻背起了父母对蓝晓儿的那份爱。

慢慢地，一天一天地过去。伤痛的一幕在晓儿的记忆里逐渐模糊。在蓝晓儿的眼里哥哥就是她的家。他们租房子住在哥哥大学的附近。第二年，六岁的晓儿到哥哥上大学的附小上学，家里常有哥哥的同学来，男的女的，晓儿被他们的笑容所感染，常常也会跟着他们发出咯咯的笑声。盛燕姐姐林中林哥哥等等，蓝晓儿与他们闹作一团。刚开始，好像是哥哥与盛燕有那么一点意思，蓝晓儿心里却有说不出的滋味，很快她发现自己想监视他们，她不高兴他们有亲昵的行为。有一次，林中林大哥抱起蓝晓儿，说，晓儿，你人小鬼大，有一天你找男朋友了，你林中林大哥就去跟踪你。蓝晓儿吓地一声，说，林哥哥，休想，到时我就找你做男朋友，看你跟不跟踪？蓝晓儿的话差点让在场的人笑死。这以后，别人就拿林中林开玩笑，看见晓儿，就说你女朋友你女朋友的，林中林倒也大方，说难等呀，大好的青春年华要在等待中度过，冤呀。这样子疯疯癫癫，蓝可他们大学毕业，工作在不同岗位，蓝晓儿也上初中了。她与哥哥的家也搬过好几次，都因着哥哥的工作而变换着。

就在蓝晓儿要考高中的那年，哥哥跟她说，他要结婚了，他们也可以买新房子住了。嫂子是盛燕。蓝晓儿突然有些生气，说，为什么我们以前不买新房子住，你一结婚就住新房子？蓝可想都没想妹妹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来，只好回答说，以前哥没赚到买房子的钱，现在刚刚赚到。蓝晓儿看了看哥哥，说，我不信，是她比我重要些，因为她是新娘子就要住新房子。有种痛漫过来，蓝可惊讶地看着他一直含在嘴里带着的妹妹，有些不认识的感觉，但他还是说，等你以后做新娘，哥也给你买新房子。蓝晓儿说，不要你买，要买也是我的新郎给我买。

婚礼如期举行。整个过程是蓝可那帮同学在那张罗。蓝晓儿隐藏着情绪与林中林他们一起疯，林中林这回带了个女朋友，可是蓝晓儿却当着那女朋友的面说，林哥哥，你说好了要等我长大的，你怎么不守信用。说着眼圈便有些红，